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九

山陰陸游務觀著

墓誌銘

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

公諱琨字訓直泉州同安人其高大父翰林侍讀學士諱某曾大父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諱某兩世皆贈太師封魏國公大父諱某朝請郎贈金紫光祿大夫考諱某中散大夫贈正議大夫兩魏公皆厚德重望仕至公卿登載國史至光祿正議仕雖不甚通顯而學術風節皆挺挺為時聞人將公定銘光祿墓而正議之銘

則韓公死咎作兩公皆重許可然於稱述猶歉然若不能盡者正議三子公最長而正議之配碩人歐陽氏實兗文忠公之孫公生出既異於人又天資嗜學尚尚孝悌才雖高而不以驕人處群衆中退然若不能者及遇事奮發切中事機於古有考於後可傳而公色辭愈謙下衆或不知其出於公也初以叔祖待制致仕恩補將仕郎調右迪功郎嚴州遂安尉會正議通判平江府正議嘗爲樞密院計議官同僚胡公銓上書詆斥時相胡公既貶竄正議亦株連去國不調者久之及來平江適王晌爲守揣時相意日窺伺正議正議廉且公無所肆毒既去而正議權府事適中丞常公同卒於海鹽公爲文歐之語頗及時相晌得之曰此奇貨可以逞即爲告密之舉時相大怒嗾御史劾奏且曰常同師德之友壻且其子玭之婦翁遣玭致祭以庫金二千緡賻之雖究其誣狀正議猶徙汀州公坐停官及時相死正議起於久廢公亦復官調台州黃巖縣主簿台四邑黃巖爲大縣地百萬畝吏與豪民爲市戶籍惟出鄉有秩手官莫能稽考公日夜紬繹吏不得欺雖數十年蠹弊皆洞見貧下始得職徙淮西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又以辟書從舅侍郎方公某使金國裨助既多又以其暇繫日爲

書凡山川城邑人情風俗登載詳密史官蓋有取焉歸
而知衢州常山縣其治抑豪右伸貧弱下令簡而信用
刑明而寬前日輸公上不以時者皆期而至又因定陽
一鄉民病於役與義役曆置井井有理至今爲利它鄉
人不病者亦置之其虛心裕民如此歲饑出倉粟振難
不待上命民賴以不死徙徐遣吏市米於吳視常平舊
蔵悉如其故政既成顧縣學久弗不治乃力葺之進秀
民於學以禮延鄉老先生爲之表倡士亦自知勉勵儒
風益盛至於橋梁道路廐置委積産醫藥莫不爲之
經理而於掩骼殣死長養孩幼尤篤後數十年士民追
論之猶感涕也召赴都堂察監　行在推貨務都茶
場公事事親盡孝惟恐毫髮不當親竟繼遭家難執喪
毀瘠注血食米不鑿塩酪蔬果皆不御終喪期如一日
朋友親以於禮爲過輒痛哭以對規者亦爲慘愴至除
喪久之容貌猶不能復故通判明州在官二年歷兩守
政事獄訟不苟合亦不爲崖異然有一嫩事士民輒譁
曰此出於蘇公也城東有造船場晁公以道坐元符上
疏錮不許親民來爲船官所著書及文章最多邦人至
今言晁朝散公慨然爲築祠立碣致其師尊之意陳忠
肅公嘗謫於明而豐清敏公明人也公又言於郡立二

公祠於學宮風勵學者其所建類非庸衆人所及如此
會歲歉常平使者朱公元晦檄公屬以一郡荒政客來
自海道至者多公請於朱公請發積錢廣糴以爲後備
朱公爲聞於朝如其請又建築定海縣崇丘河灌四千
頃公爲之親駕不避風雨歷五月而後成還朝除知衡
州大臣薦公才可用乃改常州常股肱郡守符盖不輕
畀及入對所陳皆當　上意且行矣會有間言乃改知
泰州泰亦名城也公下車已六十殊無倦意祀社稷陟
降與薦恪敬不懈學校釋奠器服有不如禮令者一皆
正之盡買國子監書以惠諸生王公明姿墓在郡境遣
郡僚致奠人士爲之興起旣擢爲尚書吏部部分職侍
郎西銓吏畏縮不敢肆孤遠微眇悉得自伸譽望日著
以紹熙三年五月某甲子遇疾捐館舍享年六十有四
寄禄至朝請大夫八月庚申葬于會稽陶山西塢祔正
議墓娶常氏封宜人以賢稱於族黨先公一年卒丈夫
子二人秦文林郎新知衢州常山縣有志節執喪如公
喪考妣時濂將仕郎女子二人長嫁承直郎常州晉陵
縣丞徐邦傑次尚處孫男女二人男曰隨興其妹皆尚
幼公家世顯於　累朝天資頴異讀書一過目輒不忘
尤長考訂異同其於官名地里軍制民賦雖甚細微皆

能講畫窮盡無所放軼屬文有體制筆法簡遠其尺牘尤爲時所珍愛往往藏去少從張公子韶徐公端立汪公聖錫遊皆期之甚遠晚學於朱公元晦盡門人禮元晦亦稱其善學初公從父有著魏公談訓者未及成或附益之正議嘗以爲有可更定者而未及書公卒成之藏之家塾又著魏公年譜一卷累歲乃成識者貴之公既沒之年秦乃以呂君祖儉狀來請銘某曾大父太尉隧銘實出魏公而正議之銘則某實書之又少時獲獨拜正議於牀下退而與公相從甚久山陰之居又俱在城西南相望煙水間扁舟往來交好不薄故爲之銘銘

曰

維相魏公克有全德菑畬三世是生訓直事賢友仁政則宜民晚纔爲郎志不盡信陶山之腋松栝孔碩峩峩高丘過者必式

墓表

陸氏大墓表

山陰陸氏大墓九里袁家嶼曰二評事諱忻配李氏祔是爲某之七世祖九評事諱郁配范氏祔是爲某之六世祖光祿卿贈太子太保諱昭配福昌縣君贈國夫人李氏祔是爲某之五世祖九評事冢前少右有小冢或

以為殤子昌國冢傍又有冢差小或以為其娣不可考也四世太傅公始别焦塢而元配靖安縣君贈崇國夫人吳氏猶祔大墓紹聖九年先大父楚公懼寖遠失傳墓上皆立石表自是距今又九十五年中更兵亂惟太保冢可識餘皆迷不知處歲時祭于太保冢前而已淳熙十二年三月或以某言鄉民鉏麦得石表草間蓋陸氏祖墳某亟往視之則二評事冢也幸不毀乃從父老參訂不三日盡得之石表皆在封識如新而地多為人冒沒聞某至迭相質證於是侵地皆歸培冢築垣闢道蕪木而陸氏大墓皆復其故其老矣郡從有曾孫行其視二評事已十世世益遠則大墓守護或益怠故具書始末于石以告後之人淳熙十五年正月日朝請大夫權知嚴州軍州事某謹書

詹朝奉墓表

新定遂安縣詹氏為郡望族自光禄公諱良臣以死勤事被褒顯書其事於國史少保公諱大方純誠質厚為中興賢輔熏陶漸漬子孫皆以學行顯聞雖未必皆至貴仕而學行淵粹論議堅正師友稱其賢鄉閭服其化身沒而不泯若故朝奉郎諱靖之字康仲及其子承奉郎諱長民字子齊者是矣某謹按家傳及質之鄉人之

傳朝奉公以少保遇郊祀恩補承務郎歷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章監潭州南嶽廟婺州金華常州宜興縣丞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通判靖州卒于官舍年五十二葬淳安縣仁壽鄉拜山之陽初將赴金華而代者以私故欲遷延而重於自言既遣吏來迓公始聞之亟出避吏至家人告以適他郡後數月乃往郡委以受輸而公所親有居部內者貧不能及期公亟代之輸民聞之莫敢後嵊有筮者徐生嘗倉卒繫獄無妻孥有田數畝預書券屬其友鬻之友鬻而有其直徐生出訟于有司久不決公詰以數語得其情宜興到官纔再閱月會兄得疾甚篤丐歸視疾郡不許乃棄官歸郡督還甚厲公卒不可曰寧坐法不忍有負於孝悌也人服其決郡亦卒無以罪漸束茶鹽司同僚有嫚公者公置不較及其人遇疾卒妻前死男女皆幼稚貧甚斂具歸葬一切皆出公力又為營其葬及嫁孤女之費無憾而後已公雖閑居無厚積餘歲然勇於為義有婚姻不能舉及疾病死喪之急慨然助之忘其力之不足也所親鄭椿年官於嚴公以嫌不數見一日椿年卒有子在外名以似宗而未及以歸又卒有致仕恩族子自其鄉來裹絰而入將冒取官公力排出之求得似宗卒官之公所為

大率類此不可槩舉古所謂以厲孤託死者公真其人也公娶王氏封安人賜冠帔後公四年卒子七人長民承奉郎前公三年卒阜民文林郎新寧海軍節度推官表民出繼公弟徽之仕至從事郎常州無錫縣丞卒定民少有疾亦已卒又民從事郎前楚州司戶參軍養民仁民未仕女子二人朝請郎前通判湖州曾槃朝散大夫直華文閣前淮南轉運副使石宗昭其壻也孫七人強學好學好問好禮好謙好脩好信承奉君以少保遺表恩補承務郎遷承奉郎歷監紹興府都稅院鎮江府排岸兼折船公事卒于家享年二十七葬祔世墓之次

君所至勤其官在紹興時府遣官檢察所遣者無以為功則肆為侵刻行道為之咨嗟君與爭不聽即自劾去故時鎮江排岸官兼掌總領所逋欠綱運官吏君至閱視凡八九十輩皆飢寒疾病或父死而督其子君慨然為之言皆得挺繫以去未幾屬疾謁告歸省郡持不可比得請則疾已篤矣朝奉公見其癯瘠驚問故以實告且曰懼為親憂故不敢左右聞者皆感歎自是疾遂不可為而君每見父母輒以有瘳告痛楚則忍不發聲懼親之聞也君從吾友呂祖謙伯恭學伯恭門人數百君以孝謹好學屢見稱歎比卒伯恭哀之見於歌辭雖位

下而年不遐亦可見矣娶馮氏子一人強學初朝奉公之子阜民以父兄遺事屬予爲墓表且曰顧共爲一碑而疑古未有比予謂石元懿公熙載及其子文定公中立實同一碑故相蘇魏公所爲也是爲比後世尚有考焉慶元某年某月某日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撰

孫君墓表

會稽餘姚縣有士曰孫君名椿年字永叔其先山陰人當仁宗皇帝時有諱沔者仕至樞密副使有忠直名謚威敏威敏之弟曰洞洞生儼始東徙餘姚儼生璣璣繹繹生述君之考也以君貢南省遇慶壽恩補修職郎實始聚書館士人以善其子弟子弟多自奮于學而君尤知名聞遊四方從老師宿儒受學尤好左氏春秋班氏漢書司馬氏通鑑平居至忘寢食遇其得意時時著述以發明三家與指多世儒所不及又從長老及有識者講國家兵興以來理亂得失之故某事可法某事可戒至於淮江以北極于司并幽薊山川險要及前代用師餽糧道路所出言之莫不詳盡極利害是非之實以感悟上聽安知不見拔用而成功名哉士固有幸不幸未易以成敗論也晚預特奏名人皆謂公且遇合乃復

以不合有司意入下第時有詔例補嶽祠君辭焉然君
年未六十識者以為學識如此安知終不合而君不幸
死矣君雖終不合以死然居家可紀者多尤篤於孝友
兄蚤死諸孤猶穉負父母哀之君曰某在兄不亡也父
母為損哭泣君於是奉嫂嫂撫孤姪盡敬盡愛父母既
終視平日加篤立義居法度寬裕而容察可久不慶兩
院子弟分授諸經擇名師遣從學朋遊亦謹擇以故皆
有學行可稱姊適里中胡氏夫婦皆早卒君撫孤恩義
甚備不幸其孤又早夭君亦哀憐之復為立後胡氏之
祭縻君力得不絕晚倣范文正公義莊之制贍其族長
幼親疎咸有倫序歲以為常有餘又以及婣戚故舊無
遺力紹熙中歲旱米價日翔君悉發廩儲里人明年稼
登糴賤來償者止受其米如初貸之數有鬻屋廬將散
而之四方者君必貸之以錢如鬻屋之數曰所得幾何
柰何捨鄉里而去以此旁近無流徙者縣並海隄防數
決在任者欲決湖募人耕其中積粟為築隄費君爭不
可曰捍海固利矣決湖則無以灌溉歲且饑利不補害
請出私金率鄉里共營之隄可成卒如君言而湖利亦
得不廢君之所為大槩類此觀者可知其磊落不凡矣
君享年五十有九以慶元五年二月壬申卒卜以明年

十二月甲申葬于龍泉鄉澄清之原娶吳氏子四人之宏之亮之望之穎皆有學行之宏之亮嘗同試禮部女一人歸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史彌忠亦知名士既納銘窆中又來請文以表墓上於虖義修而命室施豐而報嗇維報不忒亦不在亟尚其後人克肖君德慶元六年十月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表

何君墓表

詩豈易言哉一書之不見一字之不識一理之不窮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異同此人也而壯老殊一卷之詩有淳漓一篇之詩有[illegible]病至於一聯一句而有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讀再讀至十百讀乃見其妙者有初悅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滿者大抵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煉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傷正氣雖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詩又非知詩者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蓋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嗚呼艱哉予固不足為知此道者亦致其意久矣顧每不敢易於品藻蓋彼皆廣求約取極數十年之力僅得其所謂自喜者以示人而我乃欲一覽而盡其可乎何君名逮字思順能詩終身不自足而卒卒後予友人曾樂道鞏仲至始介思順之子羨以遺稾屬予表墓且言思順平

生欲見予而不果故有斯請予年近九十病卧鏡湖上
凡以文章來者積架上不能省一日取思順詩讀之不
覺起坐太息曰今世豈無從事於此者如思順蓋未易
得也不以字害其成句不以句累其全篇超然於世俗
毀譽之外予之恨不一見其人甚於其人之願見予也
思順曾大父諱粹中大父諱汝能父諱松東陽東陽人
以嘉泰三年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一兩娶郭氏皆
先卒以開禧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葬于仁壽鄉陂頭
山之原子一人女長適進士郭槩次尚幼開禧二年四
月戊寅太中大夫寶模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
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表

孺人王氏墓表

孺人王氏名中字正節維州北海人曾大父諱競朝議
大夫直秘閣大父諱慎修迪郎贈中奉大夫父諱嵎贈
承事郎字季夷貢美下才名孺人嫁司馬文正公元孫
龍圖閣待制諱伋之仲子通直郎新權發遣信州軍州
事遵司馬君亦有文學政事稱其家登用於朝孺人實
相之人謂季夷雖缺壞不偶以死而三子皆知名士夫
人復以賢婦稱天所以報善人亦昭昭矣司馬君簽書
寧海軍節度判官公事孺人不幸遇疾卒時嘉泰三年

二月初二日得年四十有四司馬君來赴告曰亡婦不
逮事君姑其事舅及少姑皆盡孝執喪中禮而哀有餘
至除喪猶不能自抑尋馬大姨也孺人承上接下肅敬
慈恕既歿哭之皆哀以開禧二年十二月壬申葬于會
稽山陰清嶠北塢之原三子拓揀操二女尚幼予與待
制及季夷少共學情好均兄弟兩公又皆娶予中表孫
氏則表孺人之墓宜莫如予乃泣而書之太中大夫寶
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
袋陸某書

令人王氏壙記

於虖令人王氏之墓中大夫山陰陸某妻蜀郡王氏享
年七十有一封令人以宋慶元丁巳歲五月甲戌卒
七月己酉葬祔君舅少傅君姑曾國夫人墓之南岡有
子子虞烏程丞子龍武康尉子惔子坦子布子聿孫元
禮元敏元簡元用元雅曾孫阿喜幼未名

渭南文集卷三十九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

山陰陸游務觀著

塔銘

祖山主塔銘

嘉州天王禪院景倫師有二弟子孟曰紹覺仲曰紹祖倫亶老歎曰孰能問法南方以大吾門者乎於是覺請行曰不可使師有恨祖請留曰老人不可以莫養也覺南遊得法居蘄州五祖山而祖左右就養先意承志終身不去倫欲新其廬祖則雨濡日炙出入閭巷累年崇成鬱爲寶坊倫飲食往來者祖則高囷大庖床敷絜溫

凡至者如歸焉皆曰倫師可為有子矣祖既者亦有二弟子曰海慧海澄慧萬里走閩中求大藏經以歸祖不及待而澄實送終其撰次祖行實以求予銘者慧弟子法琳也是倫師不獨有子又有孫何其盛哉世所謂學士大夫蹈義秉禮終其身者或鮮矣況至四世閱百年而不失者乎予於是有感焉祖姓楊氏字繼遠世居龍游殁以乾道四年十月某甲子年七十五葬以五年二月某甲子銘曰

峨眉之麓鬱鬱方墳維爾有承以弋吾文

定法師塔銘

淳熙三年予自退巡還至蜀西遊九年矣耆老周落朋舊散徙無幾晤語而少年學問日新議論鋒出亦莫與頓焉之懼也不幾一日有叩戶者攝衣迎之則所謂惠定法師也風骨憔悴如太華之立雲表議論袞袞如黃河之行地中為予談諸經辭指精詣往輒破的窮日夜不休予作而曰公主鑒一經章人予望不足以屈公友也會予復出仕又三年矩處居鏡湖之西略無十日不過予霰雪風雨往往留不去予方以遣年為亦安於不遇意者相從湖山間已老而師不幸死矣予仍來乞銘師字寧道姓王氏世為紹興山陰人幼歸錢清保安

院子充道人得度出遊四方從道場師會景崇三師授
華嚴義盡得其說至超然自得出入古今不妄隨不苟
異三師蓋莫能屈也衆請住戒珠省院未幾棄去時大
惠禪師宗杲說法阿育王山師既然往造其居所聞孟
廣學者宗之起住妙相徙觀音復還省院皆蕭然小刹
羹藜飯豆人不堪其枯槁然著書不少較若金剛般若
經解法界觀圖會三歸一章莊嶽論已盛行於世餘在
稾者猶數十百篇以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焚香
說偈示滅年六十八僧臘八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葬于錢清得法弟子妙定了洪了欣得度弟子了知了
端了達初師著金剛解成侍以示予語之曰昔德山見
龍潭三下語盡焚金剛疏鈔公見大慧而歸更著此解
與德山鼎優師笑不答豈曾之善學柳下惠者歟銘曰
木葉旁行九譯而東維此雜華衆經之宗肇自
有唐世以名家師如巨舟經其津涯著書至死
此亦奚求承其師傳以絕焉羞我徂吊之遺書
滿室喟然作銘用媿逢掖

良禪師塔銘

禪師處良字孟翁會稽山陰劉氏宇紹興五年甫九歲
以童子得度十三歲遊諸方僅勝衣笠屐為之驚歎

初爲妙喜禪師宗杲侍者又從巴陵禪師道顏爲書記遂翁英邁玉立遊二師間皆受記莂餘事能文詞善筆札諸方翕稱良書記然亦議論激核不少假借不爲諸方所容安一比丘輒得山社剎遂翁獨陸陸衆中嘗居嘉興法喜院舉香爲巴庵嗣蕭然數僧食財半救再歲退廬會稽海上今太常尤公延之守臨海起遂翁領紫纛復以縣大夫不樂棄去久之領崑山薦嚴資福寺遂以疾逝淳熙十四年六月戊寅也遺言藏骨廬山智林寺寺巴庵與遂翁同建也逝之日手書求銘於予銘曰

山棲谷汲利欲靡及孰擠使蹶道成謗集廬阜峩峩浮屠岌岌吾識其封身沒名立

高僧猷公塔銘

宋山陰有高僧曰子猷字脩仲晚自號笑雲老人宏材博學高行達識卓然出一世之表雖華嚴其宗而南之天台北之慈恩少林之心法南山之律部莫不窮探歷討取其妙以佐吾說雖浮屠其衣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聞名儒賢士雖在千里之遠必往交焉篤行義勵風操嚴取與一得喪接物簡而峻不屈於富貴有以供施及門者苟禮不足雖累百金輒拒不取於虖賢哉脩仲出陳氏生七歲從同郡大善寺晏時爲童子十有二歲祝

髮受具習華嚴經論於廣福院擇交得其學又遊錢塘見惠因院師會博盡所疑二師皆自以為弗迨遂還山陰說法於城東妙相院僅二十年學者常百餘人脩仲厭其近城市思居山林乃捨衆遯於梅山上方學者不肯散去而院隘不能容相與言於府願迎脩仲還妙相於是法席加盛於昔所著書大行於世院亦益葺號為壯剎大慧禪師宗杲過而異之為留偈壁間然脩仲竟棄去學者猶不捨又說法者三最後住姜山閱三年喟然歎曰老矣將安歸耶亟槖書歸梅市結菴以老淳熙十六年八月二十有六日忽命舟遍別平日所往來者明日晨起說法遂逝壽六十有九又三日火化得舍利五色粲然弟子即菴之西建塔奉靈骨及舍利以塟脩仲弟子四人戒海戒先戒明戒堅戒先傳家學而四方之學者得法出世又十有七人隱于衆者蓋以百數脩仲之道共傳又可涯哉戒明來乞銘銘曰

予嘗觀古高僧窮幽闡微能信踐之不為利誅不為勢橈未嘗學士大夫同也考脩仲之為人可謂有古高僧之風矣吾予之銘非獨以厚故人蓋亦天下之公也

別峯禪師塔銘

南山自長安秦中西南馳為嶓為嵕嵕東行紆餘起伏
歷蠻夷中跨軼且千里然後秀偉特起為三峯摩星辰
蓄雲雨龍蟠鳳翥是名峨眉山是峯雖為二郡實在其
下人鍾其氣為秀民傑士出而[illegible]多以功業文章
擅名古今至於厭薄紛華棄衣冠木食澗飲自放於
塵垢聲利之外而不幸為人知不能遂其隱操亦卒至
於光顯榮耀者如別峯禪師是也師名寶印字坦叔生
為龍游李氏子世居峨眉之麓少而奇警日誦千言然
不喜在家迺從德山院清遠道人得度自成童時已博
通六經及百家之說至是復從華嚴起信論名師窮源
探賾不高出同學不止論說雲興泉湧衆請主講席謝
不可圜悟克勤禪師有嗣法上首安民號密印禪師說
法於中峯道場迺挈一笠往從之一日密印舉僧問巖
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叱曰是誰起滅師豁然大悟
自是室中鋒不可觸密印恨相得之晚會圜悟自南歸
成都脗覺乃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圜悟舉從上諸聖
目何法接人師舉起拳圜悟曰此是老僧用者孰為從
上諸聖用者師即揮拳圜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罷圜
悟歎異之曰是子他日必類我師留昭覺三年密印猶
在中峯以堂中第一座致師師辭密印大怒曰我以法

得人人不我傳尚何以說法爲欲棄衆去衆皇恐亟趨
昭覺羅拜懇請圜悟亦助之請始行道望日隆學者爭
歸之雖圜悟密印不能揜也久之南遊見瀉山佛性秦
福嚴月菴果踈山草堂清皆目擊而契或以第一座留
之師潛遯以免最後至徑山見大慧果大慧問曰上座
從何處來師曰西川來大慧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
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時徑山衆千七百雖耆宿
名衲以得棲笠地爲幸顧爲師獨掃一室堂中皆驚大
慧南遷師亦西歸始住臨邛鳳凰山舉香嗣密印歷住
廣漢崇慶武信東禪成都龍華眉山中巖復還成都住
正法道既盛行士大夫亦喜從之遊築都不會菴松竹
幽邃暇日名勝畢集聞師一言皆自謂意消稍或間闊
輒相語曰吾輩鄙吝萌矣其道德服人如此俄復下硤
抵金陵應菴華方住蔣山館師於上方白留守張公燾
舉以代已師聞即日發去會陳丞相俊卿來爲金陵以
保寧延師俄徙京口金山學者傾諸方金山自兵亂後
雖棲葺莫能成至是始復大興如承平時而有加焉異
時居此山鮮踰三年者師獨安坐十五夏潭帥張公孝
祥嘗延以大瀉山師與張公雅故念未有以却而京口
之人自郡守以降力爭之卒返潭使魏惠憲王牧四明

虛雪竇來請師度不可辭迺入東凡住四年樂其山林
有終老之意而名益重被敕住徑山淳熙七年五月也
七月至行在所　至尊壽皇聖帝降中使召八禁中以
老病足蹇賜肩輿於東華門內賜食於便堂引對於選
德殿特賜坐勞問良渥師因舉古宿不得見聞覺知
受用見聞覺知不墮見聞覺知　上悅曰此誰語師曰
祖師皆如此提倡亦非別人語　上爲微笑時秋暑方
熾師再欲起　上再留使畢其說更退後半餘日又命
開堂於靈隱山中使齎賜御香恩禮備至十年二月
上製圓覺經序遣使賜賜且命作庵師迺築大閣祕奉
以侈　上恩師老益厭住持事門人懼其逐遊不返相
與築菴於山北俟其歸今上在東宮書別峯二大字榜
之十五年冬奏乞養疾於別峯得請明年　上受內禪
取向所賜宸翰識以　御寶復賜焉紹熙元年冬十一
月忽往見住山智策告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
取幅紙大書曰十二月七日夜雞鳴時如期而化奉蛻
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精明鬚髮皆長頂溫如沃
湯是月十四日葬于別峯之西岡壽八十有二臘六十
有四得法弟子梵牟宗性道奇智周慧海宗璨等得度
弟子智穆慧宓等百四十有七人有慧綽者山秋陸氏

子當以蔭得得官辭之從師祝髮又得記荆遯迹巖岫終身不出師既示寂　上爲敕有司定謚曰慈辯且名其塔曰智光庵曰別峯極方外之寵師說法數十年所至門人集爲語録晚際遇壽皇被　宸翰咨詢法要皆對使者具奏將化說偈尤奇偉已別行於世此不悉著三年三月法孫宗愿走山陰鏡湖屬某銘師之塔某與師交最久嘗相約還蜀結茅青衣喚魚潭上今雖老病義不可辭銘曰

圜悟再傳是爲別峯坐十道場心法之宗淵識雄辯震驚一世矯乎人中龍也海口電目旄期稱道卓乎淵凝於也叩而能應應已能默渾乎金鍾大鏞也師之出世如日在空升於暘谷不爲生隱於崦嵫其可以爲終乎

海淨大師塔銘

乾道中史魏公以故相牧會稽嚴仲簡貴士大夫非素負才望莫得登其門顧每召靈祕院僧智性與語有大興造輒以付之性公時年且七十亦輒受命不詞已而事皆井井有條理邦之人始服魏公之知人雖方外道人任之亦能舉其事如此又歎性公之不負所知也及淳熙末予還朝典南宮戍奏兼領祠部而會稽守言靈

祕院本邃篠袁文地智性以孤身力成之今爲名刹請以其徒世守之報可予雖會稽人然自魏公去不復見性公乃驚歎曰是道人尚在耶又五年予卧疾鏡湖上性公法孫德恭來告曰公以紹熙三年六月五日示化將奉遺骨塔于小夾山且來請銘性公本會稽山陰蔡氏子七歲從廣福院崇教大師慧超祝髮九歲賜紫方袍號海淨大師坐八十三夏住靈祕五十一載年九十度弟子七人覃永宗慶宗亮宗振宗懋宗寶宗一孫四人德和德恭德興德椿曾孫行昭行聞銘曰

龜食簪從宅此山阿陵谷有[illegible]銘不磨

松源禪師塔銘

松源禪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吳氏故因以自號自幼時已卓犖不群處群兒中未嘗嬉宕稍長聞出世法慕嚮之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天明寺首造靈石妙禪師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慧陞堂稱蔣山應菴華公爲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中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即以扣應菴舉菴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菴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菴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三年

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閩見乾元木菴永禪師一日辭木菴欲往黃檗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菴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灣師云矢上加失如是應酬數反木菴老兄下語老僧不過如此秖是未在他日佛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於衢之西山隨問即答密菴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菴移住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一日密菴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鋒不可觸木菴又遷靈隱遂命師為堂中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為密菴嗣遷江陰之先孝無為之冶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皆天下名山惟冶父最寂寞又以火廢師一臨之日方名衲踵至棟宇亦大興人謂師能使所居山大慶元丁巳年適靈隱虛席僉曰安得岳公來乎果被旨以界師驩聲如潮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衆法席為一時冠而師有棲隱之志即上

章乞罷住持事　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菴俄屬微疾
猶不少廢倡道忽垂一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爲
甚麼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嗣法香山光
睦雲居善開傳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
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不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
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于北高峯之原塔
成之四年香山遣其時者道孚以銘屬某某方謝事居
鏡湖上年過八十病卧一榻得書不覺起立曰亡友臨
川李德遠浩實聞道於應菴蓋與密菴同參李德遠每
與某談參問悟入時機緣言句率常達旦今讀師語峻
峭嶄崒下臨雲雨如立千仞之華山蹴天駕空駭心眩
目如錢塘海門之濤虎豹股栗屋瓦震動如漢昆陽之
戰追思德遠所言然知師真臨濟正宗應菴密菴之真
子孫也銘曰

臨濟一宗先佛正傳應菴父子以一口吞金
圈栗蓬晩授松源松源初心論刼參禪於一
笑中疾雷破山坐八道場衆如濤瀾金鏃脫
手碎首裂肝彼昏何知萬里鐵關後十大刼
摧山湮川法力所持此塔巋然
退谷雲禪師塔銘

佛照禪師有嗣子曰淨慈報恩光孝退谷禪師名義雲生於福州閩清黃氏世爲士禪師幼入家塾成童入鄉校穎異有聲既冠遊國學因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後聞龜峰山堂淳禪師說法遂自斷出家從山堂祝髮徧遊江湖至吳見鋏菴一大禪爲侍者一日室中問國師三喚侍者話師亟舉手揜其口又問侍者三應又作麼生師拂袖徑出鋏菴大喜時佛照倡道靈隱師往依之及佛照移育王師從其行歷十年爲堂中第一座佛照聞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倡宛如雪堂行和尚吾鉢袋有所付矣遂出住香山居五年徙台州光孝又徙鎮江甘露會平江虎丘萬壽皆欲延師師聞高宗[illegible]欣然就之淮南轉運使虞公儔又以長蘆來昭師與虞公有雅故又從之會育王虛席朝命師補其處時佛照方居東菴父子日相從發明臨濟正宗學者雲集會有魔事師即捨衆退居香山蓋將終焉而朝命又起師說法淨慈恩光赫奕都邑聳動一日領衆持鉢幾邑是夕寺災無遺宇比師歸獨三門巋然在尾礫中師不動容曰成壞相尋亦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爲四衆作福之地哉　天子聞之出內庫金以賜自重臣貴戚以下傾橐輦金惟恐居後其期年廣殿邃廡崇閣傑閣蓋愈於前

日矣於是上為親御書翰墨慧日閣三大字賜之開禧二年五月師示微疾六月朔旦辛亥作偈別衆曰意烏猝嗟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蹋着臨行業識茫茫一任諸方卜度遂寂後九日弟子處約等奉全身潛于寺之東北隅世壽五十八僧夏三十五住山十九載度弟子四十有畸學者集師語為七會録行于世師初欲以佛殿屬予記之未及而棄世於是處約等以西堂可宣禪師之狀來求予銘適予老疾弗克就宣公又以書來固請而師之侍僧處訥者留逾年不肯去辭指懇款予為之歎曰師之在育王也將新僧堂而陰陽家為法所禁將不利於主人師奮不顧排衆說力為之堂成而魔果作遂去陰陽之說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法本出流俗不待師之明知其妄決矣雖或適中終為不足信也又師在淨慈遭火患滌地皆盡度非金錢累億萬且假以歲月必不能成師談笑盡復舊觀議者或以為師之才用絶人見於此者則亦陋矣此事若澄觀輩則可稱大善知識直遊戲爾師所以獨立一世者豈直以此哉師示衆有曰鳥道孤危玄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此足以知師能繼圜悟妙喜佛照之大作用者自有所在也銘曰

猗歟雲公自儒衣奮爲東菴子無示無問上距
圜悟四世而近龍象蹴踏獅子奮迅或造其室
目不容瞬丹碧南山蓋其游刃於談笑頃變化
煨燼以此論師其殆未盡譬如觀海測以尺寸
我銘不磨百世其信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